

# 你會期待現代再出現像達文西之類的人嗎

何 銘 峰

想像一個詩意又神秘的年代，天才不論何時都是天才、凡人不論何時都是凡人，達文西誕生於那樣決定性不平衡的年代，發展出他極不尋常的一生…這樣類似的敘述想必你聽過不少。但你能想像現代再出現像達文西那樣的人嗎？很多人討論過達文西是不是科學家這件事，在我看來的這種爭論其實並不重要。如果你認為一個不會微積分的人也有辦法產生出有意義的科學成果，那達文西在你心目中大概能被稱為科學家；若你不容許科學家數學程度沒有到微積分的水平，那你大不認為達文西是科學家。這關乎你對於科學的界定，時代背景上或許我們能允許達文西在那個牛頓出生前的年代中算是個科學家，但是這類的事是爭論不完的，就像有些人認為中國曾有科學、有些人則認為那只是「科技」。

撇開關於達文西歷史定位的大辯論，我比較有興趣的是，為何現代仍然有許多人倡導學校教育必須生產出像達文西一樣既是藝術家、又是科學家，能音樂繪畫文藝、又能數學物理工程的人。或許講「倡導」有點極端，畢竟台灣人其實不這麼喜歡到處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以下這個例子可能比較能引起共鳴：

有一天，高中國文老師告訴我：「大概是幾年前吧，我教過一個音樂班的學生，你大概也知道音樂班，理科那些需要數學的學科，他們大概學得不怎麼好，音樂班未來是要考音樂系，術科與基本的文科學得好就夠了。但是，那個學生很特別，他想要考三類的生命科學系，所以在同學都不念理科的環境下努力念書，終於考上了第一志願。」

一長串的经验分享，結論大致是「就算是念音樂，也可以當科學家」。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這類故事最基本的回應都是「很厲害啊，有音樂班等級的音樂水準，又有理科生的數理頭腦」。不過我對這件事感想是「這個人從此就不可能是音樂家了」。

我們沒辦法回到達文西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一個聰明過人的天才，可以憑藉他與生俱來的超群觀察力，而能同時從事專業的解剖學、工程學、與繪畫工作，我們很容易能想像達文西在繪畫中作中所得的經驗，能直接幫助到他對飛機設計圖的構思與繪製。但是你能想像一個後現代藝術家在從事繪畫工作的同時，激發了他對太空梭設計的巧思嗎？反過來來講，我們會期待物理學家在算薛丁格方程式的同時，湧出許多鋼琴曲創作的靈感嗎？我想我並不會想看到一台用解構方法製造出的後現代太空梭、也不會想聽到一首很像薛丁格方程式的鋼琴曲。

有人會抗議說我講得太極端了，有些天文科學家也從事天文攝影啊！有些音樂家也懂得樂器物理學啊！但我想一個天文學家大概沒辦法靠天文攝影過活，音樂家吃飯的本錢也不是樂器物理學。要強加藝術、科學兩種專業在同一人身上，在現代專業分工極為精細的社會中，是十分強人所難的事情。

如果一個科學家把非科學工作當作正業來看待且影響到他的科學研究，在其他同行口中有一句刻薄的成語形容這種情況叫：「不務正業」。當然這大部分原因算是他們嫉妒心作祟才口出惡言，你可以說他們腦子太僵硬，容不得新穎多元的想法，但是同時我們心裡也不期待會出現像「後現代的太空梭」或「薛丁格方程式的鋼琴曲」之類的東西。那現代人為什麼會對音樂班學生考上生命科學系感到羨慕外加欽佩呢？只能說我們這個年代大概被灌輸太多「多元等同『好』」的口號了，所以心裡才會產生這樣的價值觀斷裂感。

雖然我不期待現代再出現像達文西一樣的人，但是如果我看到真有既是專業科學家、又是專業藝術家的人在現代出現，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知識學習的取捨之